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55548
1873
v.19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3162
ASIAN COLL 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淮南三叛 文欽 毋丘儉 諸葛誕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

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
以討司馬師又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
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
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
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
欽將五六萬衆度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爲游
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
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
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

州但急往禦衞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
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
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
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鬭
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
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
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
會於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毋丘儉好謀
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
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

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荆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埶也若儉欽虜略人民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吳寇

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閏月甲申師次於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

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

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母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

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埶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

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胄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毋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犇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槖皐文欽父子詣軍降毋丘儉走北至愼縣左右人兵稍

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傳首京師封屬爲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毋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爲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甘露元年秋九月吳孫峻卒孫綝輔政
二年夏四月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

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堨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

揚州刺史樂綝間己遂殺綝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　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

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
得將其眾突入城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
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為文欽外埶詔基引諸
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四集但
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
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埶大損
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
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
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

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
史胡質等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
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　秋七月吳大將軍
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
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
苞州泰又擊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
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
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
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
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司馬

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護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

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捨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犇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詔拜懌

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

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盡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

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
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
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
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
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
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
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
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
破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
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

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埶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旣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

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
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
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
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
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
多不復追犇懼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
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
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
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

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張溥曰毋丘儉文欽之討司馬師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春秋誅亂賊其義不虛獨傷其志大而才小時失而功喪也師沈毅多大略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懿謀殺曹爽獨與潛畫懿死師代輔政妄稱伊陟之嗣伊尹旣戮李豐等擅廢君后

災祲見天毋巨甸憂國家傾覆說父儉舉義於
是連結文欽暴師十一罪望司馬孚爲石碏季
友自待則爲程嬰伍員忠壯協同義聲先路師
親行禦敵病患目瘤文欽勇冠三軍率壯士直
前師驚懼目出醫被幾死令欽繼以大兵必能
屠翦三譟不應未敗遽逃尹大目追之欲語以
情忍數日無走以待師死欽不悟也父子奔吳
儉亦夜遁斬於安風津兩人欲應彗星之祥毋
丘已嬰赤族之禍其失止繇文欽之一走是誤
儉者欽也諸葛誕少有八達之譽與司馬師善

儉欽舉兵遣人招呼誕誕斬其使露布凶逆遂受
師命都督揚州擊殺胥贊以功封侯及司馬昭
當國誕心不平賈充勸昭徵還京師誕即攻殺
樂綝求救於吳以拒昭是時昭氣方壯非師疾
病之比誕才勇又出儉欽下曷克勝任所恃惟
吳救兵文欽爲司馬氏宿讎誕宜與申好無貳
併力破賊忽隙殺欽驅其二子歸昭國惡未除
同盟先爽英雄舉事猶懼不成況誕實無能哉
傅子言誕夫婦聚巫求福伏尸淮南方於宋建
椎牛禱塞終自焚滅亦深悲其不足有爲棄人

召禍也儉欽衆渡淮西吳兵大集師深壁高壘
與之持久其計遂困昭圍誕於壽春亦以堅守
老之卒不煩攻而破知彼此審勞逸兄弟用兵
咸有父風王基始勸師進據南頓繼勸昭精修
圍壘謀雖覆敵勢實助逆度其用心猶賈充成
濟之流不及誕麾下義士遠矣孫峻孫綝吳之
賊臣獨能助儉等討司馬氏近於知義皆喪兵
損將無功辱國豈以亂易亂事固有難行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

宋建安袁樞編輯
明太倉張溥論正

司馬氏篡魏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豐爲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

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己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陛下倘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爲大將軍緝爲驃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庚戌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於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敎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

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使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别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

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爲齊王築宮於河內

二年春文欽毋丘儉起兵壽春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之事見淮南三叛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於許昌　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秋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二年司馬昭奉帝討諸葛誕事見淮南三叛

三年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

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元皇帝景元元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

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犇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犇走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

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前刺帝殞於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犇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顗或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

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 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 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詔進司馬昭爵

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冬十月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賞賜一如前詔乃受
命昭辟任城魏舒爲相國參軍
咸熙元年春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增封十郡王
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
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
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
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

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覲
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
重也 夏五月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爲晉宣王
忠武侯師爲景王 秋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
副貳相國事 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
冬十月丙午立炎爲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夏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
曰后世子曰太子 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爲
相國晉王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
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 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

位於晉甲子出舍於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爲陳留王即宮於鄴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石苞爲大司馬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　詔除魏宗室禁錮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爲之玄幹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

王之御天下敎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之七室　秋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八年春二月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

愼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帝卽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旣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十年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

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
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咨
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
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
邑里及帝卽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
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
終於所寢之車
惠帝太安元年陳留王薨謚曰魏元皇帝
張溥曰古來篡國之臣必言王莽曹操司馬懿
朱溫莽溫身篡者也操懿子篡者也莽僭位十

四年改元者三殺於漢兵温僭位七年改元者
二子友珪弒之二賊篡逆禍皆及身足以警亂
曹丕廢漢獻司馬炎廢曹奐則操並懿師並追
尊爲帝儼若子弟武王而父兄文王也豈僭竊
累世獨蒙後福哉莽數殺子孫宇死於鬼神臨
死於原碧不祥尤甚温有八子以孌子婦遇弒
均王友貞立於大梁者十一年而國亡彼子盡
不肖悲同安史與之以國猶懼不守欲冀其成
父逆志窺挈神器勢烏可得子孫不能取身亟
取之不顧百世之慮僥倖一旦凡爲篡賊者盡

然也操幸生子多賢丕博聞强識才藝兼該能纂操業懿二子師昭咸具大略君國之器出於家庭身死子繼不帝猶帝也且操佐漢而簒漢懿佐魏而簒魏起自微賤積尊九錫與王莽世戚朱温大盜地勢俱異經營禁密之間勞苦矣石之際大業將成其人已老子克負荷顧命屬焉父子授受不居簒名其計慮深遠豈徒胠篋哉司馬師廢芳立髦正始之初威權逼主毋丘儉文欽兵起親行捍禦突目嚙被病死許昌設師不死弑髦奪魏者必師也昭代兄爲政大逆

有加南闕之戰可以帝矣猶迎立常道鄉公勉塞衆心然稱王受拜居然帝也亡何卒炎立而取魏師死年四十有八昭死年五十有五壯節方逞大命已促望周公流連魏武得意之日志恨未盡炎在衰絰急遽攘袂晉人喪君而得君魏人有君而無君舉國不敢非大臣不敢議伐喪無懼而龜鼎是謀張悌有言司馬氏根本固矣奸計立矣其然乎高歡不取西魏遺之澄洋徐温不取吳遺之知誥其術皆繇操懿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晉滅吳

魏元帝景元三年冬十月吳主以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爲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爲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

咸熙元年秋七月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

相濮陽興入令子䨓出拜之休把興臂指䨓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謚曰景帝羣臣尊朱后爲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爲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爲給事黃門侍郎以使於吳其家人在此者

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晉王因致書吳主
諭以禍福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
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
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
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
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
三族
晉武帝泰始元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
官中郎將洪璆與徐紹孫彧借來報聘紹行至濡須
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還殺之　冬吳西

陵督步闡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
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
二年春三月吳主大會羣臣盧江王蕃沈醉頓伏吳
主疑其詐舁蕃出外頃之召還蕃行止自若吳主大
怒斬之五官中郎將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
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羣臣鎮西大將軍陸
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
力以俟時耳敵埶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
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　秋八月吳主以陸凱
爲左丞相萬彧爲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羣臣侍見

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塉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

漸而官吏務爲苟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冬十二月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采擇無已

三年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

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爲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欲與國家爲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爲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捨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爲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

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五年春二月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衞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淄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

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衞不過十數人　初汝南何定嘗爲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卽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爲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奸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

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塘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孫瑩綜之子玄沛人修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六年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

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吳主遣監軍李勖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擊交趾勖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定嘗爲子求婚於勖勖不許乃白勖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勖及徐存并其家屬仍焚勖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紲直錢一萬以捕

冤供廚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爲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冬十一月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爲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奔十二月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七年春正月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

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
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
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
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止
八年　初廣漢太守弘農王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
之祜兄子暨白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
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
爲車騎從事中郎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
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
宜藉上流之埶密表留王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

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别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船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取流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横斷

江路。秋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
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
冬十月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
討之帝遣荆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
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
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
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眾甚苦之
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
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
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

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

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將大軍憑圍對闡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闡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闡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闡衆傷死者相屬十二月闡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蓄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闡衆恟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闡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

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羊祜坐貶平南將軍楊肇免爲庶人吳主旣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幷之計　吳主之游華里也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徙彧子弟於廬陵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

樓玄爲宮下鎭主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

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奸邪定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足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

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俱被詰責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

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
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
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
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
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
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
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
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
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
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

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
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埶異也況今
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從
九年春三月吳以陸抗爲大司馬荆州牧
十年秋七月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
國之藩表旣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𤈦
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
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
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
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

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

咸寧二年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葳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

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冬十月以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幷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埶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彊弱異埶雖有險阻不

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埶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
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
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
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
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
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
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
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
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
爲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

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三年夏五月吳將邵顗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埶好合惡離故也疆埸之間一彼

一此愼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
宜據也
四年夏六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旣至帝命乘輦入殿
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
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
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
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
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
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
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冬十月吳人大

佃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苗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十一月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鎭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

武昌監酉憲代之
五年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爲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

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

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
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
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
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
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
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
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
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
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
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

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帝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漕運賈充荀勖馮紞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 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

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爲
諸軍節度
太康元年春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鎭
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
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
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
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
錐錐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
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
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荆

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

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昺翻之子也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

軍師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
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
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眾力
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
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
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不可
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
復恨若其克捷北敵犇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
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眾散盡坐待
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

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眞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犇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

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

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愼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制未之

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合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爲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主駱繹追止已屠

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又遺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琊王伷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

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爲後圖雖腰

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
耳荀勖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
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充慚懼詣闕請罪帝
撫而不問　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
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吳牧守
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悅滕脩
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衆赴難至巴丘聞吳亡縞
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
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
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王濬之東下也吳城

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爲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爲伏波將軍楷爲度遼將軍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爲中郎諸子爲王者皆爲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

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爲陛下禽耳帝善之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

渾由是忿得解何惲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推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與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乘埶徑

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
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
圍石頭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
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
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衆叛
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
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
並云守賊百日而令它人得之臣愚以爲事君之道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
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

云濬軍得吳寶物又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
宮濬復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干主其
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
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
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
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馳走皓
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
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
斷其火耳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
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

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
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
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啫故其宜耳
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濬至京師
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又奏
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勅付廷尉禁推詔勿
推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
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
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封
襄陽縣侯杜預爲當陽縣侯王戎爲安豐縣侯封瑯

邪王伷二子爲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勖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爲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

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
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
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博士秦
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王渾
嘗詣濬濬嚴設備衞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爲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
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
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
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
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

出帝與靚有舊靚姊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誠爲慚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張溥曰吳主休年三十病篤把濮陽興臂託以太子𩅦主方殂興即違命與張布迎立烏程侯皓其所稱辭則云蜀漢初亡交趾攜叛國内震懼貪得長君不知其麤暴驕盈速覆家國甚於中主以下也興布佞巧貴寵非輔相才聞萬或

盛稱皓即欲圖冀戴功忘荀息之信冀霍光之
權然主皓秋立興布冬死夷族之禍與孫綝同
背君者其何利焉皓荒酒色尤好刑誅弑景后
殺其二子已惡過辛癸及克西陵復交廣淫虐
彌肆以忮殺萬彧留平以諫爭殺賀邵以守正
殺韋昭樓玄陳聲以訛言殺齊王奮并其五子
以公清殺張詠車浚以私怒殺熊睦張尚酷誅
無算苗民不若何定岑昏惑主而積貴陸凱陸
抗憂國而身亡人君若此即富強如秦隋必不
能守況天下三分晉有其二以大陵小以北制

南何所不服是故司馬炎之平吳楊堅之滅陳勢便功顯非晉隋之有道乃皓與叔寶之善亡也晉武伐吳其謀起於羊祜羣臣皆弗願也賈充荀勗馮紞沮止尤力賴杜預張華贊成帝意討始不搖王濬兵指建業孫皓輿櫬出降咸陽先入可以比勞王渾自恃宗黨媢奪其功反誣以罪濬不爲鄧艾父子者幾希爾晉武心重濬功不能抑渾上無漢高知三傑之明欲責下以藺生讓廉頗之義其難哉皓信刁玄讖文尚廣筮卦耀兵華里傒言兼幷其意氣橫溢豈眞以

長沙桓王自命乎天璽元年之秋吳臨平湖開歷陽山石印封發識者即知有銜璧之事未幾泥頭面縛詣東陽門始信青蓋入洛非破晉乃朝晉也皓性很戾與漢主禪殊臨危發憤宜出死鬭亦效禪俯伏兼以諂取容太子瑾等叩首稱臣爲晉郎中無一仗義如北地王諶者皓晏受歸命侯死洛陽享年四十二何不振至此嗚呼刑戮忞於國中威武不出境外無事則劓刖椓黥危急則盤匜箕帚叔季之暴君極天下之無志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爲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爲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

六年夏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於萬斛堆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

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匄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既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

七年夏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

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恥時弘爲揚州刺史多
不承順鶱命帝以爲鶱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
旣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鶱歎息以爲必敗二人
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
悔之
咸寧三年春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
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四年春正月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涼州刺史楊欣
失羌戎之和必敗　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
拔能等戰於武威敗死　冬十二月鮮卑樹機能久

爲邊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爲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
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
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
軍資而遣之十一月馬隆西渡温水樹機能等以
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爲木
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
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
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
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
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

斬之涼州遂平

太康元年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
　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
六年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
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
軍趙王倫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
朝廷以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
事　秋八月解系爲郝度元所敗秦雍氐羌悉反立
氐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
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冬十一月詔以處爲
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

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爲國取恥肜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

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八年秋九月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

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

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
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彊且苦
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
鄧隲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
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
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
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
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
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
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

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横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埶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

爲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執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

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値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

塹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
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
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
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
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
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
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
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
寒心正始中毌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
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

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張溥曰晉武泰始六年鮮卑禿髮樹機能反咸寧五年冬馬隆討平之惠帝元康六年秋秦雍氐羌齊萬年反九年春孟觀擊獲之武惠相去三十年間羌胡載變惠之兵力較武微矣武克

鮮卑十年乃定惠伐羌氐不三年即服以衰亂不振之君致高宗鬼方之略豈惠賢於武哉敵有強弱功有遲速係在任人而已河西鮮卑大繇匹孤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樹機能繼壽闐而立以壯果謀略聞胡烈牽弘又無綏邊材一朝失和兵敗身沒石鑒李憙師並無功扶風王亮失制於前楊欣輿尸於後文鴦戰勝未能蕩平馬隆身請募兵選仗扁箱陵險溫水方度涼州復完武帝於時深恨用隆晚也齊萬年本秦雍氐帥土地甲兵

不如禿髮朝廷命將之始宜詔孟觀爲周處前鋒必能殄滅惜惑於梁王肜陷處先出軍無後繼遂力戰死旣亟用觀萬年立擒虜固無能非涼州比然觀陳甝之論烈弘張華之薦孟觀武帝獨任馬隆勇士赴功梁王肜嫉害周處忠臣殞命用人得失爲軍吉凶子玉死而晉喜郭開間而趙亡疆場之事古今同鑑矣泰康元年郭欽請武帝徙内郡雜胡於邊地元康之季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言若蓍龜卒不見納且晉武開疆禿髮首叛昏惠多難氐羌陸梁劉石先

驅其形已見猶充耳置之板之詩呼天蕩之詩呼文王告君者切矣其君終若不聞是以底於亂且亡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陳敏之叛

晉惠帝太安二年新野莊王歆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爲亂荆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爲羣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

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衆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將朱伺犇武昌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爲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爲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云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

尾作髯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歆上言妖賊
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敕
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爲豫州刺史
寧朔將軍沛國劉弘爲荆州刺史又詔河間王顒遣
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藍
田關以討昌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
奪其衆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弘及前將軍趙驤平南
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
喬擊卻之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爲昌所殺詔以
劉弘代歆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　秋七月

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等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荆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於下雋山其衆悉降 冬十二月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

會稽盧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
以應祕玘處之子循邵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冰遣其
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
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爲廣陵度支
廬江陳敏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
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埶易離敏請督帥運兵爲公破
之準乃益敏兵使擊之
永興元年春二月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衆十倍
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
月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

二州平周玘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爲廣陵相　秋八月荆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三族

二年　初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爲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爲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爲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江州刺史應邈揚州刺史劉機

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官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周玘爲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爲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埶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君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蔕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

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敏會僚佐推己爲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太宰顒以張光爲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荆州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

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爲荆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爲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

郡或列爲近臣而更辱身奸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冗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慚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爲內應翦髮爲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

也玘密使廣殺昶因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盡委之顧榮慮敏疑之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埶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

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衆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鎮壽春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爲侍中紀瞻爲尚書郎太傅越辟周玘爲參軍陸玩爲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榮等懼逃歸盾楷之兄子越妃兄

也

張溥曰義陽蠻張昌作亂起於晉惠帝太安二年之夏五月時諸王紛爭中原板蕩昌因憚征之民扇聚攻掠眾至十三萬豎牙旗鳴鼓角震怖江夏舊姓不從賊者惟江安令王偭秀才呂蕤爾石冰爲昌梟將陳貞陳蘭張甫封雲等佐逆陷郡邑遂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然其徒皆盜桀小人無能爲也陶侃出征張昌潛竄陳敏益兵冰雲並斬及下雋被擒昌誅三族神鳳相國欲復爲平氏縣吏已不可得斯誠逼迫成賊烏

合易離極其鋒距不過絳頭毛面挑刀走戟所
謂盜且無道者也廬江陳敏少有幹能以討石
冰等功爲廣陵相窺天子出幸圖據江東父怒
滅門去職憂卒不忠之人先蹈不孝安能舉大
事乎顧榮賀循周玘皆江東首望敏強官之循
服寒食散露髮袒身乃免郭欽蔣詡其風庶幾
榮等四十餘人維縶秩命形跡若濡然慕義畏
敗情無日忘華譚遺書責以大分咸懷慚變色
起而圖敏斯時也樊於期爲燕刎首翟義赴漢
赤族尚非所難況因隙構會殄茲小醜哉甘卓

者寧之曾孫憤亂棄官志非庸下遇敏歷陽縱橫計合乃結婚姻相服從榮玘危言正辭其意立悟迎女斷橋收船南岸榮羽扇一麾大衆潰散獲敏江乘夷斬建業譚笑敏倉部令史七弟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蹈大帝事必不成其言果然繇今觀之張昌覬興江左巨沈妄稱聖人敏亦斯人之徒鄉華譚引義高論榮玘卽本其指以說卓或始屈而終申或前逆而後順吳會仁人口舌之力賢於甲兵然則名士何嘗負晉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